

# 林则徐禁鸦片

LINZEXU JIN YAPIAN

吕 宕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林 则 徐 禁 鸦 片



吕 宕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# 林則徐禁鴉片

呂 宕 著

趙白山繪圖 馬如瑾裝幀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書號：社1055 (高)

開本787×1092毫米 1/24 印張2 6/7 字數52,000

1962年11月第1版 196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—39,000

統一書號：R10024·2881

定價：(6)0.24元

市三南

北訂接

## 內 容 提 要

林則徐到广东办理禁烟，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；他們一同跟內奸外敌展开坚决斗争，使英美商人不得不交出两万多箱鴉片，集中在虎門港口的海滩上公开銷毀。英国派来的商务监督义律竭力破坏禁烟运动，最后竟发动了可耻的侵略战争。他們在广州遭到林則徐的猛烈回击后，就向福建、浙江一带进攻，并且北上威胁清政府，迫使道光皇帝将林則徐撤职。这本书里写的就是林則徐和爱国人民一同对內外敌人斗争的故事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贩卖鸦片烟的人 .....         | 1  |
| 二 商館前的斗争 .....          | 2  |
| 三 广州空气紧张起来了 .....       | 6  |
| 四 調虎离山計 .....           | 9  |
| 五 逃不出群众的手 .....         | 13 |
| 六 “要禁烟，就得先把海防修好！” ..... | 18 |
| 七 清吏治，除內奸 .....         | 21 |
| 八 揭破阴谋詭計 .....          | 26 |
| 九 “竿鬼子繳烟了！” .....       | 31 |
| 十 燒掉它！ .....            | 35 |
| 十一 挑战与备战 .....          | 39 |
| 十二 打败挑衅者！ .....         | 44 |
| 十三 战争开始 .....           | 48 |
| 十四 銅墙鉄壁的广州 .....        | 51 |
| 十五 统治者屈膝了 .....         | 55 |
| 十六 奴才的嘴臉 .....          | 59 |
| 十七 庄严与无耻 .....          | 63 |
| 十八 兩枝矛头，一个方向 .....      | 67 |
| 十九 琦璽投降 .....           | 70 |
| 二十 尾声 .....             | 73 |

## 一 販賣鴉片烟的人

一百多年前的中国，还是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大帝国。那时候只有一个对外通商口岸，就是广州。

当时的广州和现在的广州可大不一样。城里是很蕭条的，而黄埔、沙面一带却是熱鬧非常，人烟稠密，店鋪众多。在离碼頭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高大的洋樓矗立着，那是外国人的商館。这里面住的有英国人、美国人、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法兰西人……他們都是商人，其中以英国人为最多。

这些外国人不远千里万里，跨过了印度洋、大西洋来到中国，表面上是通过貿易，用他們国家出产的羽毛、呢絨、钟表、仪器、珠宝等等来換取中国的絲綢、茶叶、藥材和金银，而暗地里却在进行着一种秘密的勾当，就是販賣鴉片烟。鴉片烟是一种杀人不見血的毒品。

小朋友們！你們大概还不知道鴉片烟什么样子。那是一种罌粟花的汁熬制出来的烟泥，吸起来味道很香，但吸久了就会上瘾。有鴉片烟癮的人，身体瘦削了，精神頹唐了，道德墮落了，一天不吸就四肢癱軟，不能活动。所以过去人們都把吸鴉片烟的人叫做“烟鬼”。

那时的英国，資本主义非常发达。英国政府命令他們的殖民地印

度大量种植鴉片，运到中国来贩卖。他們想麻醉这一个国家，这一个民族，然后把它变成英国的殖民地。

清朝統治階級是不以人民的利益为意的；他們只知道享乐、腐化，英国商人們就利用了这个弱点，用大量的賄賂，买通了上至北京、下至广东的大小官府，把鴉片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来。仅一八三八年一年，英国向广州一地就販运进鴉片烟四万多箱（約合五百多万斤），用这些黑色的毒品換取中国的白銀有三千万兩之多。

中国的白銀越来越少，經濟越来越困难了，清朝政府就用各种苛捐杂稅加紧榨取老百姓的血汗，来弥补这种亏空。于是，老百姓活不下去了，农村破产了……

中国人民不能容忍这种自杀的政策！

当时的統治階級当中，也还有正直的人們，主張禁烟救国。做兵部尚書、湖广总督的林則徐，就是这些人的領袖。他一再上奏章給朝廷，說明鴉片烟的害处以及鴉片烟必禁的道理。当时的道光皇帝——旻宁〔注〕——听从了他的話，就派他为欽差大臣，亲自到广州来查办海口事件。

我們現在所要讲的，就是林則徐禁鴉片的故事——

## 二 商館前的斗争

一八三九年春天里的一个早晨，在广州西堤外国人的商館門外的一片廣場上，搭起了几个草棚。有几个穿着号衣、戴着紅櫻帽的营兵，向

〔注〕 旻音mín。

商館的山牆上貼一張“兩廣總督部堂”的大告示。人們從四面八方跑向這邊來看熱鬧。

這是兩廣總督鄧廷楨，為了表示禁煙的決心，要在商館門前絞決兩名販賣鴉片煙的犯人，用來警誡所有商館里的外國商人。

不多一会儿，十幾名營兵簇擁着一頂四人小官轎向這邊來了，轎里面坐的是南海縣的典史，後面跟着一輛轎車。到了廣場，典史下了轎，升了官座，營兵們從轎車上拖下來兩名垂死的犯人，綁在廣場中的木架上，等候執行死刑。

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，把商館前擁擠得水泄不通。

兩遍鑼聲敲過去了。只等敲過第三遍鑼聲，就要行刑了。突然，商館的大門大開，跑出了二十幾個英國商人和水兵。他們排開了人眾，聲勢洶洶奔向草棚下的公座。

“誰叫你們到這裡來殺人？”為首一個水兵喝問。

“我們奉了制台的堂諭，處決煙犯！”典史站起來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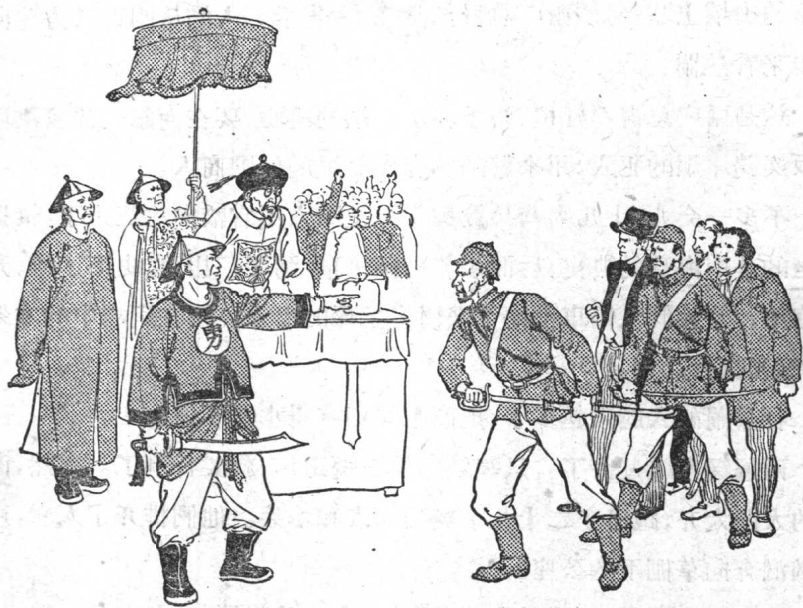
“滾開！”那水兵拔出腰劍來威脅。“這裡是我們外國人的娛樂場所！”

“胡說！”一個營兵拔出刀來保護典史。“這是中國的地方！”

那水兵一拳把這個營兵打倒，一揮手，幾十個英國商人和水兵一擁上來，把公座也掀翻了……中國營兵們連忙奔過來，拔出刀要和洋人對抗，那位典史倒先害怕了；他一面向營兵們連連搖手：“別鬧，別鬧，不干你們事！”一面慌慌張張地向英國人作揖：“別上火，先生，我們就走！就走！”於是指揮營兵們要把犯人卸下來帶到別處去。

這時，周圍的群眾忍不住義憤，騷動起來了。有人喊了一聲：“打！”





群众都一迭连声喊起来：

“打！”“打！”

站在短墙上看热闹的一个渔民麦宽，拾起一块石头，一抖手掷去，把为首一个水兵打了一个跟斗。他跳下短墙向英国人奔去。他的同伴梁三也抓起一根扁担向英国人奔过去。

群众叫嚷起来了，飞石如雨，向英国人打去。

那些英国商人和水兵们吓慌了。有的被打倒在地，有的转身就跑，抱头鼠窜地跑进了商馆大门。群众呐喊着追上去，英国人把商馆大门关了，紧紧抵住。

群众对这些外国烟贩子的愤怒是积压日久了，一旦爆发就不可收

拾。大家圍住商館叫罵着，擲着石頭和瓦塊。麥寬和梁三不知從哪里找來一根大木柱，拿來沖擊着商館的大門。他們要把大門撞開，狠狠地教訓這些洋烟販子一頓。

群眾正在這里向烟販子進攻的時候，那個沒有骨氣的典史卻驚惶失措地去報告了廣州知府余保純。余保純本來跟英國人就有勾結，他靠着英國人的賄賂發財已不是一天了。他聽到了這個報告，吃了一驚，連忙點了八匹快馬和四十名營兵，坐上官轎飛奔商館而來。

群眾看到廣州知府來了，都高興起來，以為知府是來向英國人問罪的，歡聲雷動。哪知道轎子停下來以後，戴着黑眼鏡的知府余保純走下來，板着臉向左右環視了一下說：“給我打！”

營兵們縱馬向前，舉起了藤條、鐵尺，向群眾們打去；衙役們也掏出鎖鏈子來鎖人。群眾才知道不妙了，連忙四散逃去。于是，女人們被擠倒了，小孩子被踐踏着，哭喊聲、叫嚷聲，亂成一片……余保純還在那里大發威風，指揮着衙役們鎖拿為首的人，好向英國人謝罪！

商館里的外國人本來吓得要死，現在看到官府出來為他們撐腰，萬分高興，都跑出來在窗口上、陽台上看熱鬧，看見群眾被官兵趕得飛跑，就拍手大笑。

正在這時候，“咚，咚，咚，……”遠遠在碼頭一邊，連響了九聲大炮。人們全都一怔。几匹傳令的快馬，敲着鑼飛奔過來喊道：“欽差林大人官船到了！欽差林大人官船到了……”

余保純吓呆了，他再也顧不得亂捉人，慌忙爬上了轎子，招呼隨從人等，奔到碼頭上去迎接欽差。

洋人們也想不到欽差大人來得這樣快，都面面相覷，不知道怎樣

才好。

林則徐就在这一天，来到了广州城。

### 三 广州空气紧张起来了

这天晚上，粤华书院欽差行轅的书房里灯烛辉煌——林則徐在这里召开广州所在地高級官員的會議。他盘着腿坐在炕床上，一边勃勃地吸着水烟，一边閉着眼靜听着官員們报告广州的情况。

粤海关监督豫坤报告了几年来鴉片烟走私的情况，說明了目前在伶仃洋面上还停泊着英国大小躉船二十二只，平均每只躉船可載鴉片烟一千箱左右。最后，他叹了口气說：“禁烟倒不难，难的是关系到外国人的事，怕不大好办哪！”說完，他淡淡地笑了笑，偷觀着林則徐的神色。

兩广总督邓廷楨撫着花白的胡子，气愤地說：“朝廷老是不下决心，叫我們做地方官的也难办事，洋面上这許多鴉片烟不肃清，內地的烟怎么能禁得絕呢？”

“不要紧，”林則徐放下水烟袋說。“这些烟要全部叫他們繳下来！”

“繳下来？”豫坤吃了一惊，搖搖頭說。“难！鴉片烟都在海面上，怎么繳呢？”

“他們的商人不是都住在广州城嗎？”林則徐微笑着說。“只要把为首的几个大商人扣住，不怕他們不繳烟！”

林則徐跳下炕床来，吩咐立刻傳令給广州副都統奕湘和英隆，把商館周圍严密監視起来，不許放走一个外国人。豫坤不安地說：“大人，可別操之过急呀，洋人的兵船大炮厉害着呢！防止激成大变哪！”

“要禁烟，就得准备打仗；怕打仗，就禁不了鸦片烟！”林則徐果斷地說。“我明天就到虎門去視察一下海防炮台，必須把我們的海防工事巩固起来，然后才能放手做事！”

这个會議开过以后，豫坤回到自己的公館里，心里一上一下地很不安，因为粤海关是包庇鸦片烟进口的主要机构，豫坤每年在这上面收受的賄賂就有几十万兩銀子。他担心万一禁絕了鸦片烟，这就等于断絕了他发财的門路；同时，如果把英国商人拘留起来，也会发现他和英国人之間的許多秘密勾当。这怎么办呢？但是又一想：自己是清廷貴族，又是皇帝的宗室，朝廷里面大部分的貴族和官僚，都是反对禁烟的，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，因为他們都是靠着洋人的賄賂发财。既有后台支持，也就不必害怕林則徐！这样一想，他倒放了心，決定設法破坏禁烟运动。当下就派人去把洋行商人伍紹榮找来，囑咐了許多話，要他立刻到商館去給英国人送信，叫大商人賴地赶快离开广州到澳門去躲避鋒头。

伍紹榮接受了这个使命，慌慌張張，半夜里乘了一頂小轎子赶奔商館。当时广州的十三家洋行，是官府指定和洋人办交涉的机构，何况奉令監視商館的副都統奕湘又是他們反禁烟集团中的人，所以伍紹榮就順利地通过了警戒綫，在商館后門落了轎。

这时，商館里的英国商人們，也正在緊張地开着秘密會議，研究着对待林則徐的对策。英国駐中国領事义律在主持这个會議；他皺着眉，十分严肃地警告大家：“林則徐是有名的禁烟派的領袖，在湖广禁得鸦片烟几乎絕迹。这次以欽差大臣身份到广州来，絕非尋常可比，我們應該迅速先发制人，免得被人所制……”

狡猾的大鸦片商人賴地不以为然，他冷笑兩声說：“义律先生，你太

神經質了。林則徐既是中國人，我就不相信他会不要錢！”

義律說：“不，你并不理解中國人！為了慎重起見，我認為你應該離開廣州，暫時躲避一下，因為你所有的鴉片烟最多！”

顧地輕蔑地說：“我的烟全在海上，我不怕。你害怕你儘可先回澳門去。”

義律焦慮地在地上走來走去，半晌說：“既然你不願離開，我也不能干涉你的自由。不過我們要準備應付非常事變，非統一行動不可。來！”他招呼所有的英國商人：“讓我們在上帝面前宣誓：沒有得到我的允許，任何人不准接受林則徐的任何要挾！”

大家站起來，走到壁角神燈前的聖象面前，默默地祈禱。門一開，伍紹榮慌慌張張走進來了。

“義律先生，豫大人叫我来告訴你，海上的躉船全部被林欽差派遣水師監視起來了！商館周圍也在監視中。顧地先生應該趕快設法離開這裡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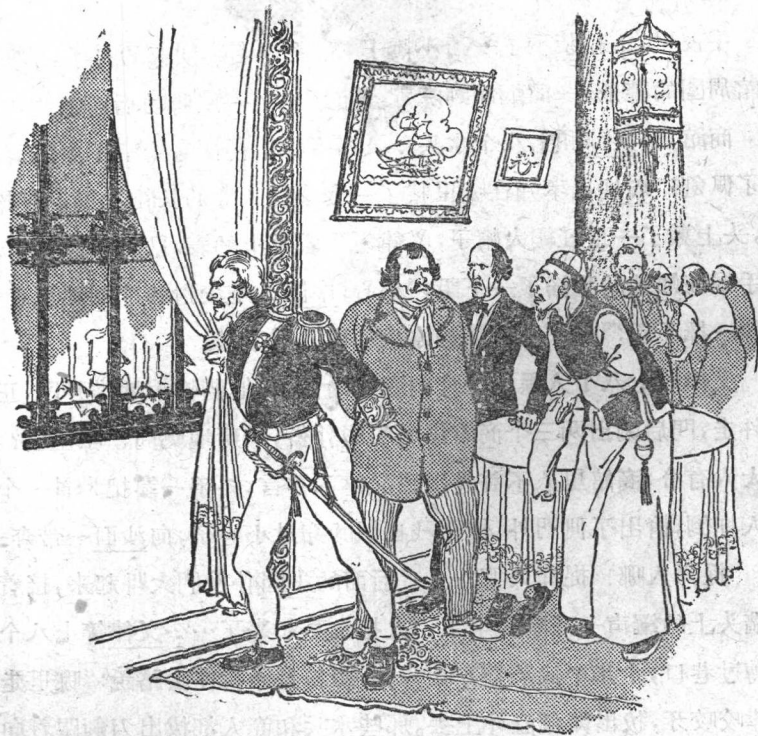
“啊！”所有的英國商人們全怔了！他們沒有想到林則徐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措施。義律跑到大窗前拉開窗幕往外一望——街頭巷尾兵警密布，巡邏的馬隊高舉着火把時往時來，形勢異常緊張。

顧地也驚得呆了！

義律跳過來一把抓住顧地的手：“走！你得趕快走！你的所有鴉片關係着大英帝國的利益，請執行我的命令！”

“可……我……我怎麼個走法呢？”顧地急的亂轉。

“讓我來想想看……”義律咬着嘴唇，思索了一會。他做手勢把伍紹榮叫到一邊來，兩個人低低地商量着。伍紹榮不住地點頭：“遵命，遵命，



我就去向豫大人說……”

#### 四 調虎离山計

第二天，行商伍紹榮把义律的意思报告了海关监督豫坤。豫坤为难了好半天說：“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这样办了！不过，你們可要小心！”伍紹榮說：“是，是，但是奕湘奕大人那里还要大人关照一声。”豫坤点点头

說：“恩！”

半夜里，伍紹榮乘了一頂小轎子，帶着四名穿便衣的打手，避過了商館周圍的警戒，一溜烟溜到靠近商館後牆的一座牌坊後面隱藏起來。

商館里，義律和七八個水兵以及商人收拾得渾身上下干淨俐落，掛上了佩劍；顛地也不知在哪裡找了一套中國人穿的長袍大褂，打扮起來，頭上戴了一頂紅纓大帽子，義律看了看手上的表，已經四點鐘了。他伸手握住顛地的手搖了一下說：“小心，中國人是狡猾的！”顛地點點頭。義律一揮手說：“走！”帶着那些水兵和商人下了樓。

義律等七八個人黑影里奔向商館的側門；他們悄悄地推開門，正要向外走，門後閃出兩三個商館里的中國仆役，嚴厲地喝問：“哪裡去？都統大人有令：商館里人不許外出！”義律不答言，抖手一掌把為首一個中國人打倒，搶出了側門外。他們飛也似的穿過小巷子，向沙面一帶奔去。

“捉洋人哪！捉洋人哪！……”後面的中國仆役們大叫起來，接着四面牆頭上的鑼聲一齊響起來了，火把也亮起來了……義律等七八個人剛轉過巷口，十幾個武裝整齊的營兵，挺着長矛拦住去路說：“哪裡走！”義律咬咬牙，拔出佩劍直沖上去。那些水兵和商人都拔出刀劍跟着向前沖，營兵們猝不及防，向后退讓了几步，他們就乘機一掉頭又向另外一條巷子里跑進去了。

這時候，四面的梆子聲、鑼聲響成一片，警戒的兵士們只知道洋人跑出來了，一時還摸不清情況，混亂起來。許多民戶和商店里的人們也跑出來吶喊助威：“捉洋人哪！……”沿江一帶的船上，不少的漁民也跳上岸來，漁民麥寬披上一件小褂子，回頭招呼梁三：“快，快，帶兩件傢伙，跟我捉洋人去！”梁三跳上船去拿武器，麥寬一個人向商館那里奔去。

副都統左翼奕湘，帶着一隊營兵駐扎在商館後面十三行街上。他聽到這些吶喊聲，就跑出門來，四面張望了一下，一眼看見牌坊底下黑影里停着一頂小轎子。他暗暗點點頭，跳上馬吩咐：“所有的哨兵都跟我走，到前面捉洋人去！”營兵們答應一聲，掌起了火把，跟在奕湘馬後，飛也似的直奔沙面而去。

伍紹榮躲在牌坊後面，覷着奕湘帶着哨兵們奔沙面而去，這一帶警戒空虛了。他急忙鑽出來，招呼着那四五名打手，蹣手蹣腳順着壁角跑過來，轉到商館的後牆外。伍紹榮蹲下身來在一處扒垃圾的陰溝門下敲了敲，陰溝門兒開了，顛地從里面探出頭來。他太肥胖了，就由四五個人一齊用力把他拖出來，連一只鞋子也拖掉了。顛地驚惶失措地低聲問：“怎麼樣，可以走嗎？”伍紹榮也無心回答，只點點頭，就招呼打手們揹着顛地的胳膊，一跳一跳地向巷口跑。

想不到一處高牆上還留着一個正在打瞌睡的哨兵。他被這些輕微的聲音驚醒了；看見了這個情況，他慌了，站起來就喊：“幹什么的？”伍紹榮急了，拽着顛地沒命地奔出巷口。一轉彎，恰巧碰在對面跑過來的麥寬身上，把顛地碰倒在地，把大帽子也碰掉了。這時候，後面高牆上那個哨兵跳着腳敲着鑼喊起來了：“洋人在這兒哪！抓呀！”

麥寬被碰了一個怔，他發了一會呆，定睛一看：黑影里顛地從地上爬起來，光著頭，頭上卻沒有辮子——麥寬頓時明白了，他喊一聲：“洋鬼子！哪里跑？”一個虎跳，直撲在顛地身上，兩個人又滾翻在地。麥寬大叫：“抓住嘍！抓住嘍！”這一個意外的情況，使得伍紹榮慌了手脚。他向一個打手做了一個手勢，那打手就從身後摸出一根木棒，對准麥寬的頭，狠命地就是一下。麥寬大叫一聲，仰天摔倒。伍紹榮等幾個人趕快把



頗地簇擁進小轎子，點起了轎前的燈籠，抬起來就跑。轎前的一對燈籠上明亮亮的寫着三個大字：“粵海關”。

等到牆頭上那個哨兵轉下高牆，跑到這裡的時候，什麼也不見了，只有麥寬一個人倒在地上。

小轎子奔到西堤，迎面遇着奕湘帶着營兵們轉過來，營兵大喊一聲：“什麼人？”打手們舉起轎前粵海關的燈籠晃了一晃答道：“公事！”營兵回頭請示馬上的奕湘，奕湘擺擺頭，營兵們讓開路，小轎子去了。奕湘縱馬帶着營兵來到商館後面，只看見那個哨兵在麥寬身旁呆呆地站着。奕湘跳下馬來，把眼一瞪喝問：“洋人呢？”那個哨兵渾身發抖，跪下來結結巴巴地稟道：“叫……叫幾個漢奸弄……走了！”奕湘舉手就是一鞭子，把哨兵抽倒在地，命令：“綁了！”他回頭覷了覷地上的麥寬說：“把這個漢奸也給我捆上！”

梁三拿着武器飛跑趕來，遠遠望見麥寬被營兵們五花大綁，拴在奕湘的馬後，帶走了。

這時，義律等一些人在沙面却被副都統右翼英隆和他的營兵們截住了。那里的岸上、水上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。密密麻麻的百姓、兵勇，包圍着義律等一小撮人。旗影下，騎在馬上的英隆，威風凜凜地覷着義律命令：“把武器放下來！”義律看了看手上的表——五點半鐘，天快亮了，他聳了聳肩，輕蔑地笑了笑，把佩劍向地下一擲，兩眼望天，一言不發。其餘的商人水兵們也跟着把武器繳下來。英隆命令：“回商館去！”

“回去就回去！”義律揮揮手，笑笑。

英隆等人簇擁着被繳下武器的義律等向商館走去。這時候，一個都司帶着兩名洋行商人從商館那邊急急跑過來，迎着英隆打了個攔：“回